



摄影 | 张雨义

暗香疏影

在春天遇见倪瓒

□ 代蕊

初春日赋闲在家，节气上虽已立春，但冬日的寒气却还未散去。倘若要枯坐半日，脚边却还是离不开一盆烧得红红的炉火。窗外竹影摇曳，三两只寒雀已在长出小花苞的樱桃树枝间上下翻跃，如此春光，有闲书两本，好茶一壶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

古人喝茶，是讲究意境的，要“清、朴、静”。或居山水之侧，或置于干净恬静之处。想到此，我不禁想起了倪瓒的那幅《容膝斋图》：几座远山，一片湖水，几棵老树，然后就是大片大片的留白。几棵老树下有一亭，四根极小极细的柱，然后顶上铺满一层茅草，寥寥数笔便勾勒出了一幅极佳的品茶胜地。

画中的疏林坡岸，远山远水，幽秀旷逸，笔简意远。不禁想，此时若是能与友人在此小亭中两两对坐，望一望远处山间缭绕的云雾，听一听山风穿过树枝的声音，清饮数杯，真是一番好情调。

倪瓒的一生正如他笔下的画一样，清高孤傲，洁身自好，常年浸习于诗文诗画之中，一生不仕。关于他生性好洁，也是有所记载的。

听说倪瓒有个清秘阁，旁人不让进。还有一匹白马，爱护备至。一次他的母亲病了，他便去请葛仙翁来为母亲治病，葛仙翁则要求他必须用白马来接。那天正下着雨，倪瓒是出了名的孝子，只好同意。雨中的白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小路上，人和马浑身弄的一塌糊涂。等到了倪家，葛仙翁又要求上清秘阁看看，倪瓒碍于母亲的病只好同意。谁知葛仙翁在清秘阁乱翻一气，到处吐痰，唾沫乱飞。等葛仙翁走之后，他便终身不再进此阁，任它荒芜。

有人说他洁癖成瘾，亦有人说他几近迂腐，但我却理解他。一个从小就一身清气的人，怎能容得下浊气之人近身呢？恰如宝玉说他自己只觉得这世间的女子都是清澈的水，而男子则是污浊的泥一般。生于这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世间，能一直出淤泥而不染，也实在是一种难得的可贵。即便世人都以此戏谑，但不可否认，却也是这一股清气成就了一位真正的山水大师。

倪瓒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喜饮茶，特制“清泉白石茶”，非贵宾而不上

此茶。有一日赵行恕慕名而来，倪瓒便用此等好茶来招待他。于是他便唤书童上了此茶，谁知赵行恕此时却口渴难耐，遂将此茶一饮而尽。倪瓒见之，便生气道：“吾以子为王孙，故出此品，乃略不知风味，真俗物也。”遂与之绝交。

这样一个内心高傲的男子，真是觉得他可爱起来，想不到他在茶事面前亦如赤子一般认真。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遇到一个钟子期，所以绝交又能怎样？伯牙不也是绝弦了？虽在世人看来不可理喻，但也是他那样的决绝才使得那一味“清泉白石茶”成为了后来脍炙人口的美谈。

书中写唐人通过一盏茶就可以完成对时间的诠释：时间是在空间里完成的，空间是在山水里完成的，而山水是在品茶中完成的，品茶则是在诗人心中完成的。

我想这句话用在倪瓒的身上是最为恰当的，因为他的一生是交给山水交给茶交给诗的。在春天里遇见倪瓒，仿若于莽莽山野间邂逅一湖碧水，顿时心内安定，亦愿此生只傍清水不染尘。

春雨情韵

□ 鲁琪

雨水后的第一场雨，是在静静的夜悄悄地落下的。

夜里迷迷糊糊地听见那一滴一滴的雨轻轻地落在窗外的雨蓬上，就连从窗口吹进来的风，也感觉到是湿漉漉的，或许这春雨正滋润着枯冷一冬的城。

清晨，那雨依然在下。透过薄如轻纱的窗帘，也能够感受到空气中弥漫着的春雨那清新味道。朦胧的细雨，带着春的讯息，开始了一个新的晶莹季节轮回。

初春时节仍然是乍暖还寒，但依然难掩对春的执着。院落里几棵桃树已初露花蕊，早早地就迎来了春的信息。那雨滴轻敲出春的韵节，摇曳着一帘春的向往，轻拂着春的喜悦和希冀，播撒下粒粒春的种子，等待着秋天的满满收获。

春雨润心，心潮荡漾。春的笑靥，

春的明眸，春的脚步，惊醒了朦胧睡意的竹笋破土露出鲜嫩的尖尖头角，抚养着花儿草儿轻盈温婉的舞姿，淋沥着大地万物在春风里摇曳。

如诗如画的烟雨朦胧让还有些寒意的春天添些了暖意，那烟雨似乎嵌进了对万物复苏的期待。或许，孩子们会蹲在树下看刚刚冒出新芽是否可以马上变成各色的叶，单身的小伙子能在那条雨巷遇见一位撑伞的姑娘。所有这些，都会因春雨的朦胧变得极富浪漫。

“绿杨春雨，金线飘千缕。花拆香枝黄鹂语，玉勒雕鞍何处。碧窗望断燕鸿，翠帘睡眼溟蒙。”唐时韦庄的词句将一场春雨赋予了楚楚的灵动，那一幕春雨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。那些雨滴声响，不论是打在窗台上，还是树叶上，都会慢慢地驱赶走早春的轻寒。极是爱怜这样的春夜，甚是喜欢这样的春雨，亦是喜欢侧耳倾听春雨滴答的

喃喃细语。

“小楼一夜听春雨，深巷明朝卖杏花”。静心凝神聆听着这自然之音，翻飞的思绪也会随着雨声起伏。这如水的岁月，经历了这一夜的春雨，明日又会生出多少花红柳绿，来装扮这个多彩的世界。

雨一直在下，绿化树间的小草好像一夜之间变绿了，飘散出淡淡的清香。其实，那星星点点的绿早已融入春色之中了，在有些喧嚣的街市里，依然汇集成了一个绿色世界，凝成了一行行生机盎然的诗篇。

微风中的窗外，那雨线串缀成断断续续的珠帘。隔窗听雨，听到的不仅是雨声更是心声。

那一帘春雨，浸润着被冬禁锢了很久的大地。相信不会太久，定会将那一抹绿装满你的双眼，成全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。

守厂记

(非虚构连载一、二) □ 谭旭日

题记:如果说，佛山是非虚构写作的一片未开发的金矿，我就是这座矿山的挖掘者。生活在佛山十多年，感受佛山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巨大变化。有人说，这是一个极易发生故事的城市，这里有许多的非虚构题材。佛山是珠三角地区一个重要的产业城市，也培育了大量的产业作家。一直以来，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片热土上，安静地写作，安静地生活。很多佛山产业作家，书写个体生命的悲欢，书写后工业现场的风云变幻。而佛山作为一个陶瓷之城，这个巨大的产业群体，隐藏着许许多多的故事。春节守厂，他们，她们，来自湖南、湖北、广西、江西、四川、重庆、云南、贵州，组合成一部难得的命运交响乐！

进入年关，陶瓷厂陆续停窑检修。意味着春节即将来临，工厂放假的脚步一近，年关的事情多了起来。准备维修计划，做外协施工安全培训，开总结会，忙得不可开交。

每年这个时候，最忙的数公司行政部门。到了年关，眼前重要的事情数春节值班守厂，事关公司的财产安全。长期以来，工业区的安保形势严峻。随着治安整治的力度加大，近年来明显好转，但一大批游荡的闲散人员仍让人防不胜防。

陶瓷厂年关检修，废旧设备中拆下来的非铜即铁，这些家伙，闲散人员极易盯上。这些闲散人员，并非社会浪荡者，大多是那些工厂早早停工的人，湖、广、赣、粤，云、贵、川、渝等省的，还有河南的，不尽数落。凭职业经验判断，最擅长偷铜盗铁的，莫过于中原一带的。在工业区周围，有大批收购废品的中原人，有了收购门路，里应外合，他们作案胆大，手法也狠，干起事来也是顺理成章。

我从事行政管理多年，最怕这个时刻的到来。每当这些人从企业里流放出来，离乡远，没有回乡的打算，加之找不到正当的收入途径，一旦闲下来，就有了谋利的邪念，也算是补贴家用的一条新路子。陶瓷厂也好，五金厂也罢，维修保养的钢铁满地，即使成堆堆放，也有被盗的风险。若不安排人值班看守，成了工厂偷盗的高发区。

行政负责人收到停窑的指令，当即会召开部门会议，着手安排部署防控。保安队长起草文件，张榜招纳值班人员。通知一张贴，保安队报名的不断续。与早些年比较，留守报名的人员日趋紧张。

分析发现，过去之所以留守人员多。皆是因为外省回家的路费开支庞大，尤其是边远的西南地区。高铁时代改变了生活，也改变了珠三角地区这些外工对思乡的认知。通往黔西南地区的高铁开通后，价格略低于京广大动脉。却使那个方向的员工受益很大，广西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重庆的员工，春运不再承受巨大的经济压力。他们也不再留恋在工厂值班。

按照惯例，七八亩的厂区安防布控，起码要百十个人才能实现密集型防御。陶瓷厂的地盘大，厂区占地百亩千亩的，甚是庞大。要是周边的村庄或者工业社会环境复杂，更要加重防范。通知出了将近半个月，报名的人员还不到五十人。保安队长心里这根弦绷得很紧，将情况逐级汇报，以免贻误安全防护。

留守的方案出来了，工资比上年略有提升，这无疑增加了吸引力。很多人开心，留守值班的待遇还是可观的，算下来，这一年的收入也会增加一点，又省了舟车劳顿之苦。随后的几日，又陆陆续续接受了七八个报名的，这样一算下来，基本能调整值守的岗位。

保安队长把名单核定后，开始作安全布防图，按照重点岗位，关键位置，都细致地安排部署人员，然后将名单拿到我的办公室，让我过目。

几天过后，工厂正式开始停窑。这回一次性停了三条窑，完全超出了人的意料。

工厂的排产还不错，再生产十天半个月，也还有很多排单要等待来年才能生产。

老板是有气魄的人，他愿意将这几条破旧的生产线改造一下，改良生产工艺。顺应潮流，也为来年的产品更新做好铺垫。所谓破旧立新，大概就是这个意图。

停窑后，与生产部门负责人商量，要他们安排人员临时值班，便于夜间加强安全监控。生产部甚是配合，即刻每条窑安排了三个班，每班三个人，已足够完成安全保卫任务。人员名单确定后，各窑生产线的主管把值班人员的名单交给了保安队长，由队长负责安排与管理。

白天，拆窑现场人员多，拆卸时候，会有大量的机械设备、各种电器、机电，还有电缆等。这些物资中，大件机电设备很难迁移，电线电缆则成了随意流动的物资。每天在拆卸的时候，别有用心的人总会打鬼主意，心里盘算着在电缆里剥点铜线，偷偷带出厂门，再送到废旧物资回收点换点烟酒钱。

长期以来，陶瓷厂在这个时候的偷盗总是频繁发生。在这个工厂，最严峻的时候，丢失大量的电机、铁架。数额庞大，完全令人惊讶。我到这里来应聘的时候，老板就跟我讲述了这些情况。很多人把责任推卸地一干二净，指责保安所为。我笑着分析，一个保安没有那么大的能耐，谁来装卸的，谁来开单的，谁来管理的，显而易见，这需要大量的工序合作才能完成。无论从物料仓库，还是到叉车司机，再到放行条的审批，这一系列的工作，不是一个几个保安所能指使完成的。保安不过是最后放行一关。

夜晚停了几条窑，工厂顿时安静了许多，陶瓷厂的噪声是庞大的，尤其是抛光机的声音，分贝很高。窑炉停了一半，抛光机也停了一半，工厂安静得令人不安起来。人就是那么好奇，习惯了轰隆的噪音，竟然难以接受一时片刻的宁静。倒是对于守厂而言，这是个十分有利的条件。一有响动，便能发现情况。

夜班临时值班，女性员工多。加上保安队缺员几人，仓库的叉车司机也有几个报名参加。他们的分班和保安队一样，两班倒。待遇也跟保安一样，考勤由保安队长统一考核。值班人员中，老油条多，有些在工厂里守了七八年了，他们说不出哪里好，也挑不出哪里坏。小毛病不断，大问题没有。偶尔玩手机，打个盹，还是会发一两单。

工厂里值班人员最怕查岗，执勤岗位上的稽查除了当班班长，还有巡逻队员，有时候保安队长也会不定期到现场抽查。最担心的怕罗叔，这老爷子神出鬼没，经常半夜入厂，或者清早就入了厂，若是抓个正着，连罚带处理，连累一帮人。情节恶劣的，八成会把小报告打到老板那里。窑炉停了几天后，剩下的两条窑也跟着停产检修，随后的安保任务也越来越重，参加值班的人员也越来越多。

(未完待续)